

若雪传奇

——
老毒物长篇武侠

林海
著



若雪传奇

——老毒物长篇武侠

林海
著

林海，生于一九四九年农历六月初五日，今已六十有七。一九六六年毕业于贵阳市乌当中学初中部。时值“文革”，未获毕业证书，即是一个没有文凭的初中生。一生坎坷，家境清贫，然对文学的追求孜孜不倦，未尝懈怠，对诗歌、小说、散文、杂文、武侠（小说）都有涉猎。散文《夏日人生》、《读书记忆》曾在《贵阳日报》与贵阳市作协举办的全国征文比赛中获得优秀奖、二等奖。现为贵阳市作协会员。虽深知自己的东西难以登堂入室，然其苦可叹，其勇可嘉，其心可鉴。

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若非读点书充实自己；做点事情有益家庭、社会；说点话让后辈儿孙琢磨思考，岂不成了一个酒囊饭袋、消费的机器？故而把所谓作品编辑成册，赠予师长、同窗、同仁、亲友、晚辈惠存，以兹流传。

因部分作品曾以网名老毒物在网上发表，故将“老毒物”冠于书名之中，特此说明。



武学之道，离不开善、智、勇、美四字。善为根，智为本，勇为气，美为果。无根而本不固，无根无本而气无形。而无果则皆为苦。

摘自——第一章《凤凰哨》

没有得到良好教养的富人往往会变成野兽，甚至比野兽还要可怕。他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下人的吹捧、惯纵、唆使。所以除了华丽的服装，好看的外表以外，别无所长。

摘自——第八章《埃德蒙·艾斯尼》



为人父母者，一生含辛茹苦，当把子女抚养成人时，腰也弯了，背也驼了，眼也花了，耳也聩了，有其形而无其神，形同槁木一般。

摘自——第十六章 《雪域灵兽》

武功之道，原用于强身健体。扁鹊之创五禽戏，达摩研习易筋经皆是此意，然，人之欲壑实难填平，即有人以武为恶；于是乎便有了争强好胜、掠夺杀伐。此乃侠者所不为。

摘自——第十八章 《杨氏孤女》

目 录

第一章 凤凰哨	1
第二章 伊之父	9
第三章 天下父母心	20
第四章 不速之客	26
第五章 雪姐	34
第六章 客栈夜话	42
第七章 北公爵府	52
第八章 埃德蒙·艾斯尼	65
第九章 雪峰惨剧	72
第十章 山雨欲来	83
第十一章 暖香阁	93
第十二章 中原武功	103
第十三章 复仇之战	117
第十四章 天谴之刑	141
第十五章 离歌	151
第十六章 雪域灵兽	158
第十七章 乌桓河	175
第十八章 杨氏孤女	201
第十九章 蜀道难	213
第二十章 梅兰双姝	235
第二十一章 魂断峨眉	252
第二十二章 何处是乡关	259
第二十三章 牂牁曲	270
第二十四章 无韵	306

第一章 凤凰哨

凤凰哨是一个秀丽玲珑的小山峰，四周群山绵绵，林海莽莽；其宛如群山环抱中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女，莽莽林海中的一个神仙幽居。

不久前，这个幽静神秘的小山峰飞来一只凤凰。不过，这只凤凰不是传说中五彩斑斓的丹凤，而是一只通体雪白的玉凤。玉凤由凤凰哨峰顶飘然而下的时候，就像九霄之上洒下一簇雪花，耀眼明快，潇洒清凉。于是，人们叫玉凤为若雪。

其实，她的本名就叫若雪。

若雪是一个二八妙龄的少女。她生于何处，来自何方，没有任何人知道。是遥远的雪域之邦，还是高不胜寒的天山之巅，抑或是终南山下深邃的古墓？没有任何人能作出正确的结论。若雪终年穿一袭薄薄的白罗裙，如冠玉之面些微泛点红晕，鼻梁如玉雕琢一般线条分明，朱唇轻启之时露出两排碎玉，粉腮流光，明眸传神，纤纤细手如十根出土的玉笋透出沁脾的清凉。若雪不似数九寒天的冬雪，令人冷得砭肌刺骨。而是冬尽春来的春雪，在初春融和的阳光下流光溢彩，呈现一片祥和之气。

若雪有两个丫环，一名素梅，一名素兰，年龄与小姐相若，也是两个美人坯子。言行举止与若雪一般无二。不同之处是二婢穿的是翠湖色罗裙，在若雪身边一站，就像一朵雪莲的两瓣绿萼。尚有薛姓男仆一人，名珙，字元卓。薛元卓年过六旬，腰不弯，

背不驼，面颊清癯，双目有神，身板硬朗，三绺黑髯，颇有儒生气度。

若雪主仆四人初到凤凰哨时，见此山峰景色特佳，林木葱郁处只闻莺啼燕啭；微风习习，松涛不时涌动，恰似一处世外桃源、高士幽居，甚合若雪心性。遂斩棘为路、凿岩成梯，至半山处，只见耸立着一巨大山崖摩刻，用瘦金体镌有“凤凰哨”三个大字，铁画银钩，遒劲有力。石崖前有百十丈一块平坦之地，长有数十棵苍松老柏。树下铺满松针柏枝，并无多少杂草刺丛。石崖左边有一眼山泉，仅数围之阔，清澈见底。掬泉水饮之，甘冽香甜。

得此灵异之地，若雪面露愉悦之色；素梅、素兰二女则欣喜雀跃；薛珙也大喜过望，“嘖、嘖”连声。于是，在崖前结庐两间，一间供薛珙歇息，一间则供二女同居。若雪唤素梅从包袱中取出一根雪蚕丝搓成的绳索，在一头挽了一个扣。只见她右手轻轻一抛，绳索有扣的一头便直溜溜蹿了三丈多高，稳稳套在一棵苍松的虬枝上。随即，只见若雪娇躯稍稍一扭，如白鹤冲天，嗤地一声飞上另一棵苍松的枝头。眨眼的功夫，若雪已把雪蚕丝绳的另一头拴好在树干上。她就像一片落叶轻轻飘落，粘在绳桥上。只见她，右脚抬起，左脚弯曲，双手抱着后脑，缓缓向后倒向绳桥，仰天而卧。这套动作轻描淡写，形同儿戏。两根苍松连松针都没有掉下一根，树上的鸟儿依旧鸣叫。下面的薛珙、素梅、素兰却看得目瞪口呆，半天还回不过神来。

几天以后，若雪找出一匹白绫，画了一幅图交与薛珙。图上

所绘乃是凤凰峭石崖前的情景，只不过多了几处亭榭。石崖下面有一敞轩，气势恢宏，除正厅外，左右还有两个耳间，门楣之上书有“凤来仪”三个鎏金大字。左边离石泉约二十步有八角小亭一座。檐枋上有“望月”字样。山泉石壁镌有“慧泉”二字。“凤来仪”右边有一阁，上下两层，飞檐翘角，小巧玲珑，标明为“听风”。和“凤来仪”相对的是一溜长廊，长廊的两头各有小屋一间。左边小屋标“闻香斋”三字，想必是未来的厨房。右边小屋标名“诗巢”，可能是薛珙的栖身之所。“凤来仪”及各亭、阁、廊、屋、泉之间均用青石板铺成二尺宽的小径。空余处疏落有致摆放几处石凳、石桌、石几……

待薛珙把图看个仔细后，若雪柔声问道：“薛叔明白乎？”

薛珙唯唯诺诺答道：“明白！小姐。”

若雪又柔声道：“真难为你了，薛叔。不过，我想你虽未搞过修造，按图索骥应该会的。”

薛珙连声道：“是的，是的，小姐尽管放心。我当加倍用心，定会让小姐满意。”

若雪面露赞许之色：“既如此，明日就请薛叔带领素兰、素梅抓紧动工才好，所需木材不可在此山砍伐，以防败了风水。”薛珙点头应诺。

若雪又问：“不知几时可以完工？”

薛珙沉吟片刻说道：“时下尚属孟春时节，最迟应在秋末冬初完工。”若雪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翌日一早，薛珙并素梅、素兰下山寻觅可用之材。此时的薛

珙已从行囊中取出一把宝剑挂在腰间。剑鞘乃犀牛皮制成，嵌有珍珠，玛瑙，翡翠，极显华丽；剑把护手乌油油的发亮，想必是犀角的材质；大红丝绦的穗子鲜艳夺目。剑未出鞘，却透出一阵阵寒气。不错，那确实是一把难得一见的好剑。真是行头一换，气派就是不同。薛珙挎上这把宝剑以后，儒雅风度中便多了十二分的英武之气。素兰、素梅二女腰间也各悬一把宝剑。剑鞘和罗裙同色，若不是雪白的剑穗随风飘动，真不易察觉如此美貌的少女竟身怀利器。

薛珙领着二女下得山来，走出约五、六里路之遥，见一处树林与别处不同，树叶宽如巴掌般大小，叶面光滑似有角质，树干老皮斑驳呈青灰色。薛珙凝目注视片刻，吩咐素梅、素兰道：“就先在此处砍伐吧。”

素兰嘴快，墨玉一般的大眼睛有疑惑之色：“薛叔，此处树木尚不及别处树木粗大、挺拔。何以舍近求远，在此砍伐？”

薛珙微微一笑：“姑娘有所不知？此树名曰梓木。别看它不及前面的松、杉粗大，由于生长缓慢，树龄要比那些松、杉高出几十年。此树成材虽晚，质地却尤为坚硬，纹理细密，特耐风雨剥蚀。如在此木上雕刻，任由如何精妙的图案，都能得心应手，随你刀功如何变化，绝无一丝一毫走样。故尔，用它作需雕刻的柱、檐、门、窗及一应家什用具尤其适宜，乃上上之材。”

素梅、素兰惊讶之余，敬慕薛珙见多识广。听罢薛珙的一番议论，梅兰二女抽出腰间佩剑，意欲下手。只听薛珙朗声说道：“且慢！二位姑娘不必辛劳，但看老夫手段如何。”

薛琪慢慢踱到一棵树下，伸出左手轻轻摩挲着粗糙的树干，似有无限婉惜之情。须臾，只见他抽出宝剑，扎个马步，把剑刃平平地向树干推去。原来薛洪不是砍树，而是锯树。他使剑的手法，看上去轻飘飘不着力道。可就是这一推一拉之间，树干已被割去寸许深的口子；再一推一拉，剑身已没入树中。这样不经意的十来个回合，大树已轰然倒下。

只听素梅、素兰齐声赞道：“好深厚的绵掌功夫！”

原来这绵掌不似丐帮的降龙十八掌、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掌至刚至烈；而是棉里藏针、柔中寓猛，威力不逊于那两种掌法。降龙十八掌及大力金刚掌使用时如雷霆奔走、快捷异常；而绵掌功夫则如大江波涛，澎湃不绝。

素梅款款走向薛琪说道：“薛叔稍事歇息，让我和兰妹献丑如何？”

未待薛琪答话，只见两道寒光向倒地之树激射而去。然而，那剑光犹如一束流星，来得快消失更快。未及眨眼，梅兰二女已笑矜矜地站在薛琪面前。

薛琪拍手称赞：“好一招了无痕迹！”那倒地之树枝叶似乎还生在树干之上，其实早被素梅、素兰的快剑削得身首异处了。

老少三人闲扯几句之后，薛琪仍用绵掌功夫，按照小姐图上的尺寸，把树干裁为数节。他如拈枯草一般，把最大的一节举上肩膀。素梅、素兰则恶作剧似的，各用一只脚勾住木料的一头，只见两只绣鞋翻飞，木料平地而起，稳稳地落在她俩窄窄的肩头。

就在薛琪等人下山的时候，若雪只身从摩崖处向峰顶爬去。

她全然不用轻功身法，攀藤附葛已是十分灵巧。她时走时停，就像一只小兔子向前蹦达几步必然要停下片刻，转动着一对大眼睛东张西望，显得十分的怡然自得。遇到荆棘密实处，她会从袖口抽出一柄利剑，轻轻一挥，面前的枯藤、刺丛、杂草就像让剃头匠剃光的一样。那柄剑，长不盈尺，宽不足一指，薄如蝉翼。只是寒光夺目，数丈之外冷气逼人。那简直不是剑，只是剑身上截下的一片刃。片刃一经若雪挥动起来，便是天下无可匹敌的利器。

约莫半日功夫，若雪已攀上峰顶。极目四望，只见山连山、山挨山、山挤山、山压山，犹如大海的波涛层层叠叠，一浪高过一浪。那山色，近处尚可分辨，苍翠中偶尔有一、二株野樱桃或火棘繁茂的白花，甚为抢眼。越往远处，颜色愈深，直至黛青色；直至看不出山的轮廓。山，只是天边的一抹云，或矗立的一堵墙。

峰顶并不宽阔，仅数十丈而已。长有不少的苍松翠柏，虽不茂密，却足可蔽日。疏枝间筛落的零碎日光，被乱窜的松鼠弄得更加凌乱。荒草中隐匿着数十个石凳，排列如新月状，拱卫着一块石碑，石碑旁紧挨着一个莲花石座。若雪好奇，只见她用手隔着石碑寸许轻轻一抹，石碑上衍生的青苔便纷纷剥落，碑面光滑洁净如初，赫然露出“武学论散记”五个大字，核桃般大小的颜体楷书写满石碑。若雪兴趣盎然，把碑文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原来碑文记载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南宋初年，有乌蒙四杰玉面郎君任本善、八面玲珑曾友智、一锤定音胡素勇、纤纤玉手孙来美以及黔中武林俊彦数十人相邀至此，探讨武学要旨。历经数日，各执一辞。争到激烈之处，竟

有人提出以武功之高下判别所论之优劣。正在众人摩拳擦掌之时，峰壑之间忽然传来一声佛偈，声音起初细若游丝，随之越来越是洪亮，最后竟能使人振聋发聩。寻声望去，目力能及之处，见一点灰色迅如飞鸟地向此山奔来。盏茶功夫，一个灰袍僧人来到众人面前。灰袍僧人慈眉善目，鹤发童颜，显然是个得道高僧。只见他双手合什向众人道：“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老僧稽首啦。”

一锤定音胡素勇是个粗鲁之人，举起两柄八棱紫金锤一声暴喝：“老秃驴退下，别耽误我等大事！”

灰袍僧人白了胡素勇一眼，也不作其它计较，微笑道：“各位在此探讨武功要义，老纳虽是方外之人，对武学也粗识皮毛，不知各位能听我一言乎？”也不等众人答话，随即正色道：“武学之道，离不开善、智、勇、美四字。善为根，智为本，勇为气，美为果。无根而本不固，无根无本而气无形，而无果则皆为苦。故尔，习武之人必心存善念，有智有勇，追求完美，才能如凤凰涅槃般超脱达到武学最高境界。不知各位施主以为然否？”灰袍僧人说禅似的议论，虽然大多数人似懂非懂；乌蒙四杰却是人中龙凤，一点就通、一拨就亮，听罢老僧人的议论，禁不住一个劲点头。其余诸人唯四杰马首是瞻，见四杰点头，也附合着称好。就在众人交口称赞之时，灰袍僧人却悄无声息飘然而去，远远送来一句话：“老纳乃赤松是也！”众人听后均吃惊不小。要知赤松是号称黔南第一山的黔灵山开山鼻祖，不但深谙佛理玄妙，武功也深不可测，是南疆硕果仅有的几个武林前辈之一。今日能来开导这些所谓豪杰之士，实是三生有幸、难得的机缘。

若雪出生武林世家，其祖父、祖母、姑祖、父亲、或是一代宗师，或是誉满神州的大侠，。他们对武学的见地都不及赤松的深邃。读罢碑文，若雪经久的困惑如拨云见日、一扫而空，心情也豁然明亮起来。

第二章 伊之父

若雪乃是南宋末年，在襄阳城大战金轮法王的神雕大侠杨过的嫡亲孙女。那日，杨过力毙金轮法王，大战蒙古铁骑，助郭靖解襄阳城于倒悬之后，携夫人小龙女隐居于绝情谷谷底。夫妻二人以奇花异草为食，用玉蜂之蜜代酒，过着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数年之后，夫妻二人喜得贵子，取名为杨慕龙，为敬慕小龙女之意。杨慕龙稍为省事之后，杨过即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故尔，杨慕龙未及弱寇，武功已可独步天下。毕竟少年心性，杨慕龙不惯绝情谷底的枯燥生活，武功有成之后，即向父母恳求到外游历。杨过、小龙女本是极度随和之人，加之二人从小丧失父母，全凭自己闯荡、磨练，方才成就了如今的武功造诣，所以也就应允了杨慕龙的请求。

杨慕龙出得绝情谷来，向北方逶迤而去。非止一日，越往北走，村落集镇越是稀少，气候也越来越冷。天上挂着明晃晃的太阳，地上却刮着冷嗖嗖的寒风。所遇之人相貌言谈和中原相比也大相径庭。男子均长得高大孔武，清一色的劲装健骑，胯上挂着沉重的腰刀，背上背一个牛皮箭囊，手中执有马鞭、套索，剽悍之气令人望而生畏。女人不似中原女子温润文秀，长得高挑丰满。鼻梁自眉骨滑落至鼻尖处，起一个美妙的弧线向内勾回。鼻翼把两个鼻孔半遮半掩，使人无法看到如水沟中杂草般的鼻毛，眼睛如湖水一样碧蓝，目光如流波不停地转动。雪白的皮肤衬着一头金发、别有一番韵致。

这一日，杨慕龙来到一个叫北漠河的小镇，镇外的山峰铺着

一层薄薄的白雪。大部分行人都把自己裹在一件黑色的棉袍子里面，偶尔也有穿貂皮褂子、狐皮袄子，狍皮斜披，虎皮大氅的。杨慕龙虽有深厚的武功根底，并未觉得多少寒意，但他还是在一家皮货店买了一件裘皮紧身夹袄，一袭猩红色的披风。尔后，他在一家名叫“悦客来”的客栈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壶老酒、一锅清炖狍子肉，一盘红烧鹿筋，几碟小菜。

小栈很少有人光顾，今天突然来了一个衣衫华丽、出手阔绰的主儿，掌柜喜出望外，亲自把烫好的酒、烹好的菜送到杨慕龙的房间，满脸堆笑，一副卑谦的样子。杨慕龙并不急于下箸，向掌柜问道：“店家，现在刚刚入秋，不知贵处为何如此寒冷，竟然四处都有积雪？”

掌柜答道：“贵客有所不知，鄙地已离极地边缘不远，六月飞雪也是常有的事。如果再往北行七、八百里，即到查查合理国，那里现在却是冰天雪地了。”

杨慕龙不由得“噢”了一声。

掌柜故意压低声音，神秘地问杨慕龙：“客官可是去查查合理国赴漂雪招亲大赛？”

“漂雪招亲？”杨慕龙面露不解之色，“没有听说过，蛮新鲜的。请掌柜说来听听。”说完，随手掏出点散碎银子丢给掌柜。

掌柜忙不迭地连声说：“不需客官破费！不需客官破费！”一边像饿狗见到骨头必然立即叨在嘴里一样，急忙把散碎银子揣进自己的口袋。

掌柜干咳了几声，算是清了嗓子：“漂雪招亲就如中原的比

武招亲。所不同的是漂雪招亲既不比试拳脚、兵器、暗器、弓马，也不比拼轻功内力；而是比试滑雪的速度和技巧。这查查合理国因为一年之中差不多半年都有积雪，除少数达官贵人养有马匹之外，大部分国人均以‘狗爬’为脚力。这‘狗爬’他们称之为雪撬，即以数只或十数只，更多的则是以数十只狗拉一个木架子，驼着人和货物，十分的灵便和快捷，比中原的马车还省力气哩！单个的行人外出则在脚底套上两块木板，双手各执一根木棍，把木棍用力向后一撑，人就像箭矢激射而去。查查合理国的公主已到婚嫁之年，虽然众多王公大臣的公子均向其表达爱慕之意，但谁也难入公主的法眼。所以国王不但按照公主的恳求下诏全国，还广发英雄帖晓喻天下：查查合理国将举行漂雪大赛，在大赛中的获胜者，将被招为查查合理国附马，官封北公爵。客官一表人才，如无家室，可去赴这漂雪招亲大赛。如能获胜，岂不成为千古美谈！”

杨慕龙微微一笑：“这种热闹既然赶上了，自当要去瞧一瞧，至于附马未必去当！”。掌柜是个极其圆滑之人，顺着杨慕龙的话头答道：“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第二天一早，杨慕龙又在客栈买了十来斤五香鹿肉干，几只狍子蹄花，一壶好酒；又去皮货店买了一双高筒鹿皮靴子，换下自己穿的武生状元靴。这鹿皮比任何一种皮革都要柔软轻便，做的靴子不但好走路，还十分的护脚。收拾停当以后，杨慕龙按照“悦客来”客栈掌柜的指点，直奔查查合理国的京都火神愁居城而去。

杨慕龙日出即行，日落打尖，一路无话。第十日的中午，一